

永不停息的钟声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·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
E-mail: 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：(0531)85193207

□朱雪惠

父亲走了，犹如他留给家人的爱一般，无声无息。房间里，钟声滴滴答答响着，仿佛是父亲在叮嘱：我走了，你们姊妹三人要接我的班，按时给这些钟上弦啊！我努力寻找着父亲的影子，泪水常常喷洒而出。

父亲一生最爱收藏钟表。这些钟表报时准确，声音清脆悦耳，是父亲一生的财富，也是父亲的生命。在世时，父亲最喜欢每天给它们上弦，听它们的响声，在钟声中回忆那些珍藏已久的往事。

父亲出生在浙江宁波——这个以“书藏古今，港通天下”闻名遐迩的港口城市。唐代开始，宁波人就利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外出进行贸易，到现在有430多个宁波籍人士旅居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或许是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，年少的父亲14岁就背上行囊远离家乡，到上海南京路一家著名的钟表店当学徒。

1951年的夏天，父亲从上海来到济南，正式参加工作，在位于经二纬四路十字路口的“亨达利”钟表店一干就是32年。32年来，钟表店的招牌几经变换，“泰国钟表店”、“大西洋钟表店”、“泉城钟表店”……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父亲从外地一路辛苦把“亨达利”牌子带到济南，使其成为济南的中华老字号招牌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各类表的销售量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日渐增长，“亨达利”钟表店达到了鼎盛时期。周末和节假日，买表和赏表的顾客常常是川流不息，店里的营业员忙得不亦乐乎。父亲

当时在店里年龄最大，是店里公认的劳动模范，因为业务娴熟扎实、对顾客耐心细致，深受同事和顾客的尊重。他浅显易懂的讲解和示范，让顾客在购买商品时，既学到了鉴别技能，也感受到国营企业职工的诚信和热情。

那段日子，父亲忙得中午都回不了家，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体吃不消，便用保温桶送饭到店里。每次，父亲都是让母亲绕到店后，拉开一条门缝，一边让母亲把饭递进来，一边叮嘱说：“这里面有很多值钱的表，外人不得入内。”说完他便关上门去工作了。母亲认为父亲的小心有些过分，回家来当成笑话讲给我们姊妹听，还绘声绘色地模仿父亲那谨慎的表情。那惟妙惟肖的表演，令我们姊妹三人忍不住捧腹大笑。正是由于对个人的严格要求和对顾客强烈的责任心，父亲很快被推荐为钟表店的主任。

触摸父亲留下的造型各异，带有历史痕迹的钟表，仿佛感受到父亲犹存的气息。那些与父亲一起的幸福时光，不由得浮现眼前。

炎热的夏夜，全家人喜欢在自家的小院里乘凉，随意地拉些家常。我们依偎在父亲的身边，缠着他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，而讲着讲着，父亲的话题总会转到钟表知识上来，记不清听过多少次，每次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收获。即使父亲晚年记忆力下降，他那些宝贝钟表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。

小的时候，对父亲最大的不满就是，天黑后他总是像赶鸭子一样撵我们上床睡觉。当我半夜一觉醒来，看到父亲坐在桌前，

手里拿着精巧的修表工具，把从店里带回来的有问题的钟表拆开，聚精会神研究机械故障，然后擦锈、加油、安装……济南的夏天闷热难耐，父亲的额头上布满汗珠，蚊子在他头顶嗡嗡叫着飞来舞去，而他却毫不在意。昏暗的灯光，映照着父亲清瘦的面颊，眼神显然已十分困倦劳累。我注视着父亲，猜想着，是否是桌上小闹钟清脆的走时声，为父亲的身体注入了能量，让他有那么旺盛的精力，那么顽强的毅力，乐此不疲地为之投入，用心血和汗水赋予一个又一个钟表新的生命。寒来暑往，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情景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父亲是一个对家庭极具责任心的人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感受到父亲生活很节俭，一家五口人，就靠他挣钱养家，每月还要给在老家的奶奶寄钱。虽然日子很清苦，父亲却很疼爱母亲，这可能是由于父亲比母亲大7岁的缘故。有一次，母亲看上了绛紫色漆面、表面印有水、花、草、鸳鸯等景物的挂钟，但价格昂贵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买不起的，母亲就对父亲说：“咱家有表，没必要再买一块。”父亲没有说话，但他看出了母亲的喜爱之情，心里默默地记了下来。往后的好几个月，他一下子戒掉了多年的烟，利用节省下的烟钱给母亲买回了那个挂钟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常常默默地擦拭那块老钟，我们知道，那钟代表着父亲对母亲忠贞不渝、缠绵无尽的爱，是她余生的精神支柱。

父亲是一个聪明好学的人，



逝者档案

姓名：朱祥义
祖籍：浙江宁波
生前职业：济南亨达利表店主任
享年：78岁

他最喜欢看《齐鲁晚报》，通过读新闻了解世界的变化和发展，可以说晚报伴随他走完了后半生。退休后，他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，就守在窗前看报纸送来没有。每当送报员送来报纸，他总是笑眯眯地和人家打招呼。拿到报纸如获珍宝。他戴着老花镜仔细地阅读着每一页内容，就像一个小学生在学习。他时而沉思，时而拿起笔在纸上挥写。对于一些国家大事，他还要跟我母亲讲，让文化不多的母亲也受益匪浅，懂得了许多大事。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他会翻阅字典；遇到重点文章，

他会用笔标记下来，标明是需要重点保留的页面。看完后，把它们整整叠叠好保存。

父亲晚年时，和母亲一起在屋后开垦了一块菜园，他们在那里种了丝瓜、辣椒、韭菜、南瓜等。每天，父母两个人把废水装到小瓶子里，一个从阳台上用绳子把瓶子送下去，另一个人在外面负责接瓶子浇水。邻里十分羡慕他们的恩爱。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，这些菜苗茁壮成长。到了丰收季节，父亲还会大老远把收获的菜给我们姐妹各家送去，让我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。

父亲1988年退休时的工资仅有132元，到最后涨到2050元。他感谢国家对退休人员的照顾和关心，经常教育我们要感恩国家，努力为社会做贡献。父亲珍藏着一大摞荣誉证书，尽管很少与我们交流感情，但每每讲起这些证书的来历，父亲却记忆犹新、历历在目。父亲以自身的言行，引导我们姐妹三人积极向上，奋发进取。

父亲处处为我们着想，最怕让我们操心受累，只在医院住了短短的十天就离开了我们。在弥留之时，他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好像知道自己要离开我们了，只是默默流泪。一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无比沉痛。我默默地对父亲许诺，一定会把他珍贵的钟表保存完好，世代相传。

送别父亲时，我们把一块他经常佩戴的手表随他一起安葬了。相信有了滴滴答答的钟声的陪伴，父亲在天堂里不会寂寞。父亲的精神将永远根植于我心里，分分秒秒永不停息。

堂妹



纯净如湖的母爱

□王芳

常常在冬夜里，想起堂妹。隔着十五年的岁月，她的影子变得模糊不清。黄土沟里那一个小小的坟头，也早已被牛羊蹄平踩实。

她是我家族的一个隐痛，十五年来，像一个伤疤，被我们小心地捂着，一触及，就有无法忍受的刺痛。剥开结了十五年的痂，堂妹生前的点点滴滴，断断续续复活、还原。

堂妹家穷，八岁上学，废旧电池的碳芯削尖了，就是她的铅笔。因为粗，写的字大而乱，老是挨打。凑合着上了一年，便辍学在家。

小学里传来“微风轻轻地送来了春天”的读书声时，堂妹提了篮子，在学校边的河滩铲蒲公英。农村也是个学校，有很多家务活和农活要学。八岁的她踩着凳子学擀面了，十四五岁已精通了田间地头，屋里屋外的活儿。烙馍擀面，炒菜烧汤，春秋秋收，割麦碾场，扶犁撒种，样样做起来得心应手。

当时，我们家族过年有个习俗：正月里轮流在各叔伯家吃饭。到堂妹家去时，我看见堂妹动作娴熟地将垂下案板的面卷上擀面杖，前后摆了两个，在案板上打了两个折，再次卷上擀面杖，前倾着身子，双手按着卷在擀面杖上的面，滚动着，开合之间，一大片面很快擀好。切刀挨着她的左手噌噌走过，不一会儿，一把把细长柔韧的面条，整齐地摆在了案板上。三叔家的三个女儿都很小，最大的一个才六岁。吃到最后，她们三个的碗里很狼藉。堂妹收拾碗筷时，把她们三个的剩饭全吃掉了。而当时她大三岁

的我，除了识几个汉字，家务活一概不会干。

堂妹用积攒的烟盒纸和水果糖纸，将她屋子的墙打扮得温馨华丽。三个小堂妹在炕上翻着跟头玩。我双手压在腿下，看刚洗完锅的堂妹坐在炕上掐辫子，只见她十指翻飞，七根麦秆刷刷地上下变换，浆水在麦秆头飞溅着，不一会儿，辫子在炕上盘了几圈。

堂妹用卖辫子的钱买了白丝布，粘好鞋垫，在冬日的太阳下，穿针，引线，绣出了美丽的雪花图案。

堂妹十七岁那年腊月，我看到她在彩色雪花图案间，绣了一个红双喜大字。花季的她，好像有了什么心事，唉声叹气。这时候，伯父已经拒绝了十几个上门求亲的媒人，也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与堂妹有缘的小伙子。反正，不管条件，不论人品相貌，伯父一概拒绝，堂妹连相亲的机会也没有。她哥哥没有媳妇，她就休想有自己的丈夫。如果到万不得已，只能拿堂妹给她哥哥换媳妇了。

正月初四邻村唱社戏，有的青年男女在夜戏唱到高峰时偷偷牵手，堂妹却受一已婚男人的诱惑，不慎失身。她不知道这一失足，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。

此年五月，山丹丹花含苞待放，堂妹撒播的麦子也正在扬花灌浆。端午节那天，村里的小姑娘胸前带着香包，大姑娘将自己的发辫剪了梢，顺水放走，祈福河神，让自己的发辫长得和河水一样长，男女女儿的脚踝手腕上，都绑上了花线。整个村庄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。

婶子指着堂妹日渐臃肿的身子，粗言秽语骂个不停。她不

能忍受自己的女儿干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，十七岁结婚的婶子，只知道接二连三地生孩子，之后，就是绝育手术。她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这件棘手的事，只是无休无止地羞辱堂妹。

眼尖的婆娘们也看出了端倪，拐弯抹角耻笑堂妹。所有的压力与凄凉，从四面八方扑来，将堂妹缠紧、挤压。堂妹硬着头皮找到那位有妇之夫，女主人劈头盖脸，唾沫星子飞溅着给了堂妹一顿漫骂，那龌龊的男人躲在女人身后，一声不吭。堂妹绝望而归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引她走向生还，也没有第二个人，可以为她指点迷津。

黄昏，堂妹穿上她掐辫子时买的浅绿色衬衣和黑色健美裤，牙齿咬着合成一股的红头绳，将马尾扎得高高的，顺手拿了房檐下伯父洒过药水的农药，向山沟最隐蔽处走去。直到事发第二天，婶子才感觉事情不妙，动了全村人找了一天，不见堂妹踪影。第三天黄昏，村里的哑巴对着婶子哇哇大叫，人们跟着哑巴，钻进红土沟，走到沟底，爬上一个土台，在一个阴冷的洞中，看到横卧的堂妹和空了的农药瓶子。

堂妹以惨烈而决绝的方式，结束了自己的无知与惶恐，将自己的青春就此割断，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屈辱的坟头，任风吹日晒，雨淋雪埋……



□张永强

前段时间，回老家看母亲，又路过了那片湖。

湖面澄澈，残荷绰约。近海来的鸥鹭在空空的芦苇荡上低翔，苇子们在风中抖落了满腹的心事，开成大团大团寂寞的白……

这片湖，依然如昨。而母亲，却以无可挽回的速度老去。

弟媳告诉我，听说我要回来，母亲提前几天就忙活起来，杀鸡宰鱼，烧火蒸饼子，一样也容不得别人插手。春天里母亲不留神跌过一跤，行动不便已经半年多，这次仿佛又活过来了，踮着小脚到处走。母亲的头发已经完全白，眼睛也因为思虑过度落下了见风落泪的毛病。常年的劳作使得母亲的腰几乎弯成了九十度，还没有到冬季，母亲的双手就已经裂开了一道道的深口子……

母亲的样子像一本伤感的旧书，让人不忍卒读。我心里一抖，掉下泪来。母亲却不以为意，一边嗔怪着“男娃不兴掉泪的咧”，一边用龟裂的手替我擦眼睛。

在家的两天时间里，母亲都是天不亮就起床，拉着风箱给我烧黄灿灿的小米粥，咳嗽声像那架老旧的风箱。听着母亲因为吃力而粗重的喘息，我好几次劝她歇歇，母亲固执地说：“娃在城里吃不上这样地道的庄户饭哪，山珍海味自然是好的，可是还是庄户饭养人呐！”

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尤其短暂，转眼又是分离。这两天净忙着走亲访友，和母亲清闲下来聊家常的机会都没有。车子开出村口，后视镜中的母亲，佝偻着背，满面凄惶。母亲脖间那被时光斑驳成砖红色的头巾，一瞬间就灼伤了我的眼睛。恍惚间，我又回忆起了初次离开母亲的情景——

那时的我还不到20岁，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子。接到通知的母亲，乐得逢人便说：“怪道咱们这里

有个湖叫凤凰湖，据说是落凤凰的地方，风水先生都说咱村出贵人，今儿这话怕是应在俺娃身上了！”母亲的喜悦是溢于言表的，对着谁谁都不掩饰。

因为夏天里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，道路都被冲坏了，我直到11月份才能动身去城里。随着我离家的日子渐近，母亲变得寡言起来，成天就是低着头为我置办行装。我走的那一天，下起了大雪。母亲坚持要送我，路上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离家之后要注意的事情，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出了二里地，一直到了湖边才在我的再三劝说下止步。渐行渐远中，风雪模糊了母亲的身影，只有母亲火红的头巾迎风飘扬，像一团鲜红的火焰，燃烧在我胸口。此去经年，它温暖着我的许多个冬天。

如今，我又一次离别母亲。年逾古稀的母亲再也走不动了，只能坐在村头的槐树下翘首守望。而我，虽已经是感不惑的年纪，心头仍然刮起一阵风。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我走了这么多年啊，却依然走不出母亲的目光，走不出这浓得化不开的母爱。

开车驰骋在凤凰湖畔，我忽然懂得了母亲为什么情愿守着这古老的湖，这萧索的村寨，也不愿意同我到城里去过舒服安逸的日子。母亲就像是这片湖：孕育我出生，哺育我成长，湖边的坡地上倒伏着我年少轻狂的理想，清可见底的浅水里沉淀着我悸动的青春年华。而我就是湖上的那片天空，将自己所有的悲喜与哀乐都悉数投射在湖心，母亲情愿日复一日地躺在这山海之间的罅隙里，仰望着儿子的天空，怀抱着一泓清澈的母爱，心随着儿子的起伏变化而阴晴圆缺。

古今中外，无人能诉得尽，说得清母爱的伟大。干我而言，母爱浩瀚如湖，盛满的都是人间无言大爱；母爱纯净如湖，流动的都是拳拳的爱子之心；母爱寂寥如湖，站立了千年，只为细细刻画天空的样子……